

歐陽文忠集

冊
七

皇朝文獻集

卷一

集古錄跋尾卷第一 集一百三十四

古敦銘毛伯敦 龔伯彝 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之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尙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囧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敘言自周穆王以來敘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盤屋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爲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右真蹟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邢王呼內史冊命邢王曰邢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墮京乃命錫汝赤芾彤旆齊黃鑾旂用事邢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邢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邢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龔伯彝銘

龔伯彝銘
龔伯彝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釋文

屢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屢其熙萬年無疆霽終霽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薛尚功釋云屢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屢其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

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銘

及二月戊寅白辰之也王帖片美臨鼓與永

廟中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薛尚功釋舟為

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王王之月乙所晉姜日令及司牝失帖君晉
 艸命不勵美寧王晉國德圖如井銅中雷所
 呼呼幾驕入亮勅安不秀瞻豐帝台壽井與
 尹嘉禮井手幽資子山司勳父辰龍今是舉
 浦弘征賴湯巖射入吉金中止廟隱鼎中肅

雙中函蓋以君子善美中勸解廟贊意也
樂天函其老爽標中其用德明保其孫子三壽
呈粉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
籀爲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
種亦自爲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爲余釋其銘以今文而
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右真
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安寧亞離
明德宣○我猷用○所辭辟○○○剿虔不○○○目寵我
萬民嘉遺我錫鹵賚千兩參漚文侯○○○○征綏○○堅
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懷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斬○○麋壽
作惠○亟萬年無疆用德峻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佳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惟司同嗣享朕先姑君晉邦余不旻

敬今作敬妄寧寧經蘊離明德宣祁隸作卹我辭用嚮序辟姪

疑即騫父光剝虔不采疑遂字讀為墜諸豐單享自帥賢我萬民氣

遣我疑易字函或胃字賁千兩勿灋文侯疑令畢疑卑疑母字

通通彤征絲疑絲疑湯驪受父吉金用亡作寶傳鼎疑康疑西

頃妥讀為綏裏疑趙疑切君子晉姜用疑櫛疑所字疑綽疑縮疑寶疑讀為眉疑奮疑斗疑簞

象為疑極疑萬季無疆疑疆疑用疑享疑用疑德疑吮疑允疑保疑凶疑其疑孫子三疑奮疑是

料

右嘉祐己亥歲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
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
者已稀字之傳者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
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

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簡易故佳司巫伯
亾等字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又云古者
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者是也 𠂔者進取也
从受故𠂔疑爲𠂔𠂔从女而象乳子形故𠂔疑爲母而𠂔讀爲
𠂔 𠂔用𠂔聲𠂔从𠂔古文作𠂔今此𠂔从水从呂故疑爲𠂔

魯字古作𠂔卽旅字古文旅作𠂔而𠂔者字用𠂔爲聲蓋古文魯
旅者二字通用故譌疑爲諸 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𠂔疑爲易
而讀爲錫爲賜皆以聲假借也𠂔从𠂔古西字中象鹽形𠂔胃上
象胃中穀形故𠂔胃二字 卑者从𠂔在甲下𠂔今但用左古者
尚右故𠂔在甲下爲卑 故𠂔疑爲卑亦恐借爲卑讀母音冠象穿
寶貨形貫字从之𠂔或卽母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爲串穿之
串而說文不載豈非𠂔字之省也故疑𠂔讀爲貫 通从之凡从
之𠂔之字多通用故循疑爲通 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

之若秦鍾銘有字小子秀四方之字是也鹵古西字故𣪠疑爲西夏字秦鍾銘亦有此字 𣪠字說文無之蓋古𣪠字省系尔其後

相承讀如嬭故𣪠疑讀爲綏 𣪠音偃石鼓文皆作爲古之旌旂

悉載於車故疑𣪠卽旂字而从車借讀爲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𣪠萬壽之文故知然也 𣪠今幡爲許刃而𣪠芭之

𣪠音門用之爲聲詩鳬驚 在𣪠又省爲𣪠易繫辭𣪠又讀如尾

𣪠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隹亦音香

𣪠亦音門乃亦音仍它皆倣此是也豈𣪠眉古亦同音歟秦鍾銘

亦有𣪠壽字故𣪠疑爲眉 爲者毋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衆爲

爲𣪠𣪠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孰宜爲尤蓋用𣪠省聲也它字不可

識者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𣪠𣪠𣪠之類皆今所不

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

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尔

嘉祐壬寅冬十月大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

商雒鼎銘真蹟

右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雒公誠作雒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氣慶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雒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鍾銘二

缶器銘一

字疑非缶

獻銘二 寶敦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甌也寶龢鍾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甌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甌中設銅簞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甌也遂藏于祕閣余爲校勘時常閱于祕閣下景祐中脩大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卽寶龢鐘也余知大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脩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爲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同前綏和鍾 寶盃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尙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爲余讀之其一曰綏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二曰寶盃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盃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

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蓋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錄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右真蹟

自余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暨集錄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有八年日一有以字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爲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爲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爲敦爾右集本

叔高父賁簋銘

叔高父賁簋銘

此蓋銘

此腹銘

此腹銘

右煑簋銘曰叔高父作煑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
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壻之似龜有
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
其蓋刻爲龜形一有爾字與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一有也字君謨
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
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
二十日書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
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一有山字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爲
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

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〇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尙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龜于州廨之壁聞者爲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右真蹟

敦匱銘周姜寶敦

張伯黃匱

右伯冏敦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斬萬壽尙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埋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爲燥濕寒暑

所變爲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爲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匱銘曰張伯作賁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皆得之原父也
右集本

敦匠銘伯匱敦 張仲匠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爲遺故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匱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匠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匠皆有銘而云匠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尙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

於一用器爲慮猶如此則其操脩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
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來
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蓋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
又共和前五世可謂遠矣而斯器也始獲於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
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蓋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
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爲
之書且以爲贈我之報歐陽脩記右集本

張仲器銘集本

張中仲止止作頤寶匱匱醫養奉止之全

金鏤鏤陰陰陰陰陰其其其其其

呂其黃光用用用用用其其其其其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